

左
拉

巴尔扎克后法国文学泰斗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



正确解读 《娜娜》和它的作者

——重评左拉和他的自然主义文学

■ 刘连青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10年12月

正确解读 《娜娜》和它的作者

——重评左拉和他的自然主义文学

■ 刘连青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正确解读《娜娜》和它的作者：重评左拉和他的自然主义文学 / 刘连青著. — 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464-0479-0

I. ①正… II. ①刘… III. ①小说研究 - 法国 IV. ①I565.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9422 号

正确解读《娜娜》和它的作者——重评左拉和他的自然主义文学

ZHENGQUE JIEDU NANA HE TADE ZUOZHE CHONGPING ZUOLA HE TADE ZIRAN ZHUYI WENXUE

刘连青 著

出品人 段后雷 罗 晓

责任编辑 干燕飞

责任校对 张 旭

装帧设计 龚恩平

责任印制 陈晓蓉

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

电 话 (028) 86619530(编辑部)

(028) 86615250(发行部)

网 址 www.chengdusd.com

印 刷 成都市前智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0mm × 208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5464-0479-0

定 价 32.00 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电话：(028)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电话：(028) 84715138

谨以此书缅怀已故原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唐、宋文学）研究家、古文字学家、书法、篆刻家——恩师、朋友、兄长徐无闻（永年）教授。学生身处逆境，先生挺身相助；学生从事教学，先生教我：“勤读书自出见解。”每念及，先生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刘连青 默哀

目 录

也谈左拉和他的自然主义(代序)	(1)
——将误读了的回归原态	(1)
论左拉对娜娜的否定表现	(17)
——被评论家回避了的关键	(17)
认识少女娜娜从《小酒店》开始	(30)
——左拉剖析性早熟的一个案例	(30)
环境败坏了绮尔维丝	(39)
——遗传学在左拉的写作中遭遇滑铁卢	(39)
为绮尔维丝辩	(51)
——展示左拉的自然主义与写作实践的矛盾	(51)
个人欲望与时代环境	(59)
——分析左拉对萨加尔形象的艺术演绎	(59)
臧否人物,是非自在	(78)
——从萨加尔身上看左拉的爱憎	(78)
私心·伪善·野心	(93)
——分析卢贡大人人格的多元重叠	(93)

左拉的现实主义表现深度

- 《卢贡大人》的主题探索 (106)

左拉与《萌芽》

- 在历史与艺术中作家的真我 (122)

面对现实,关注人生

- 左拉在《金钱》中的社会大思考 (142)

左拉的“社会主义”理念

- 一个作家的政治色彩 (152)

“高端商人”慕雷

- 左拉塑造的一个成功的资产者 (160)

左拉塑造的时代新女性

- “实验小说”验证女性自信、自强精神 (170)

现实主义给破产者的挽歌

- 不是生物性的“弱肉强食” (178)

左拉透视堕落者的心灵崩溃

- 左拉运用心理学的文学意义 (187)

左拉看巴黎享乐界和上流社会

左拉揶揄齷齪的人和事

- 左拉的心理学与形象塑造 (207)

慕雷与黛妮丝的爱情辩证

- 左拉的“恋爱·婚姻·人格”意识 (219)

《妇女乐园》的人物“陪衬”效应

- 左拉的艺术表现手法探索 (228)

解读《妇女乐园》中的“小人物”

——左拉在形形色色人群中的是非定夺 (238)

左拉写活了一对小市民

——一种病态心理的文学显像 (251)

郎第耶:游民无产者中的无赖

——游民的二重人格表现 (261)

左拉演绎黛妮丝爱的理性抉择 (270)

顾奢,一个好工人

——左拉对无产者的感情世界 (277)

左拉的批判勇气

——分析《梦》控诉宗教扼杀人性 (285)

法律为“需要”弯曲

——左拉在《人面兽心》中的揭露与批判焦点 (296)

写人心的自然主义

——感受《人面兽心》心理描述效应 (307)

左拉对三个女性的审美反映 (316)

后 记 (328)

也谈左拉和他的自然主义(代序)

——将误读了的回归原态

内容提要：自然主义不是听其自然、不加选择、信笔写来，自然主义的含义是左拉将自然科学中的心理学和遗传学知识融入文学中，丰富了现实主义文学表达途径与手法。左拉追求文学真实，意在文学革新。左拉与巴尔扎克齐名，在对社会和人的认识上，左拉更具现代性。

“自然主义不是什么好东西”，语出福楼拜。1877年4月，在一次与左拉的谈话中，福楼拜表达了这样的观点。雨果对左拉的自然主义，也有微词。读者或评论家对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的创作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意见，是自然之事，但是，后人不当盲从，而应该用自己的阅读感受，确认一下是不是真有道理。

在19世纪的法国文坛，巴尔扎克和左拉，各领风骚数十年。一个以《人间喜剧》，一个用《卢贡·马卡尔家族》，丰富了法国文学，在法国文学史上，树立起两大丰碑。当时的读者写信给左拉说，“您将成为本世纪末的巴尔扎克”^①。同时代的画家安德烈·吉尔画了这样一幅图画：左拉站在巴尔扎克塑像前，腋下夹着《卢

^① 阿尔芒·拉努：《左拉》，第211页，马中林译，黄河出版社，1986年版

贡·马卡尔家族》作品，两人互致军礼。左拉的自然主义创作，享有世界声誉，可是由国内学者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和《法国文学史》，却人为地忽略了左拉的存在。虽然其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外国文学卷》增加了“左拉”条目，但是，对左拉创作理论的批评多于对他作品的肯定，肯定之中也有保留。2008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世界历史系列丛书”中的《法国》一书，撰稿人在对19世纪下半叶法国文学艺术成就的介绍中，写到了雨果，仍然不提左拉和他的作品《卢贡·马卡尔家族》；而只在关于“德莱弗斯案件”中，有一句话提到“左拉”的名字，仅将有巨著留世的著名文学泰斗局限在写了一篇《我控诉》的反政治黑暗的宣言——领会其意，也就是说左拉的政治意义大于他的文学价值，如此而已。事实是，文学史家认同，《小酒店》的出版，左拉一举成名，使独霸文坛一个世纪的雨果退居第二。抬高雨果，淡化左拉，难怪，左拉不为大众读者所知，即使在专业化的文学研究者眼中，左拉也呈“灰色”；我国高等院校内，大学生在课堂所获得的外国文学知识，亦称“左拉是一个平庸的、‘照相式’的作家”，有甚者更是舍弃左拉不讲。这基本上成为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国文学评论和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的格式。笔者参与了于20世纪90年代初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教材的编写，其中执笔《左拉与〈萌芽〉》一章，基本上遵循这个框架写成。

几年前，有青年学者问笔者，应该怎样阅读左拉的《妇女乐园》，应该怎样认识、评价书中的男主人公——百货公司老板慕雷。一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的中文本《妇女乐园》的内容介绍，先定性后定罪，称一个私营老板（我们所谓的“民营企业家”）的百货公司属“垄断资本”，老板的罪是用各种竞争手段，包括新型的经营理念，使资本薄弱又不愿审时度势改变自我的小商人败下阵来，甚至破产，是“妇女乐园”老板“狡猾投机”的后果。对慕雷的百货公司的繁荣，行文者臆断为左拉“从各方面指出了这种胜利的假象”。这是误读，是用一种概念来解读一部艺术作品。当论者的主观概念与左拉的写作目的并不一致时，这就必然会

曲解作者的本意而做出不切实际的结论。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当我们也处在大量运用资本的经济发展阶段，用主人公的资产者身份，一语否定老板慕雷以及他的百货公司时，恐怕不能说服现在的读者。于是，笔者同提问者再读《妇女乐园》，在阅读中对作品内容作出自己的辨识与判断，与刘蕤老师合作，写出的第一篇文章：《左拉的社会主义理念》，于2008年在《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上发表。随后，笔者将左拉主要著作的中译本和英译本再阅读，立足于作品文本，对读过的作品，从不同侧面切入，从不同方位多维扫描，完成了今天展现在读者面前的29篇对左拉作品的全新评论。

对于左拉的作品，从19世纪后期开始，人们一直存在着观点与见解的分歧，左拉也因此一直处于论战的漩涡之中。1877年2月，他的《小酒店》出版，再次引发了法国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争吵。当然，这中间有对作品具体内容和描写的歧见；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一些评论人对左拉的创作方法（自然主义）不认同，前文引福楼拜的话，是其中说得最直白的。左拉是个富于激情的人，言行时有互抵，思想时有起伏。比如，他怕触碰政治，可是，在他的《卢贡大人》一书中又从政治腐败上切入，抨击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晚年还介入“德莱弗斯政治案件”；当有人称他的《小酒店》鼓吹社会主义时，又涉及到政治，他答辩说，作家的前面没有修饰语（标签），如果你非要给我一个名目，那你就称我“自然主义”好了。也许只是为了避开政治，考虑不周全，事后左拉自己也不完全满意这个用语，他对福楼拜说，“我和你一样，也嘲弄‘自然主义’这个词”。左拉是在他的自然主义理论指导下开始了他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创作的，意在强调血缘和遗传对家族成员命运的影响。他说过，他的作品不同于巴尔扎克的那面“反映当代社会的镜子”，他也不想描写当今社会，只演说一个家族史。但是他食言了，他的小说的背景、作品人物形象的命运，就是在作家生存的现实中搬演的大社会的一面大镜子。他称自己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学家”，可是，他的作品的事实表明，除了

擅长人物心理分析，他还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有明确政治判断力和斗争精神的作家。在尔后的实际写作中，特别在他的代表性作品（不含《帕斯卡尔医生》）中，“血缘论”和“遗传学”的色彩被淡化，简单到只存寥寥数语的勾勒或几十个字的交代，社会主题成了他的作品中心命题。这样的变化，如评论家大卫·巴格勒（David Baguley）在他的《萌芽——山雨欲来》（*Germinal: the gathering storm*）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是因为左拉在生活中日益知悉工业罢工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缘故^①。当然，人们也不能忘记了，左拉的导师依波利特·泰纳对他曾经的鼓励及影响：“走出个体的、家族纷争的隐私世界，去写作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种风格的小说，成为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to reach beyond the closet world of private, domestic conflict and to write novels which, in the manner of Honore de Balzac's *La Comédie humaine*, would be a mirror of society.）^②

其实，左拉使用“自然主义”这个名称，如他所言，意在“使人们觉得新颖”。仔细考察，左拉的创作确实赋予了“自然主义”一词以新的意义。

自然主义追求文学真实

追求“自然和真实”是19世纪欧洲文学的主流，左拉的自然主义，不是18世纪英国自然主义者所陶醉的田园风光，而是对法国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真实性”是左拉的创作信条，《左拉》的作者阿尔芒·拉努说，“‘真实’是左拉经常使用的几个词当中用得最多的一个”。换句话说，自然主义就是“真实（现实）主

①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mile Zola*: P. 138, Edited by Brian Nel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Emile Zola: The Beast Within*, P. xv,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oger Whitehouse, Penguin Books, 2007

义”，即左拉声称的“真实地反映生活”。“真实”有两种表象：宇宙世界的客观（唯物主义）真实和由个人的理念衍生的主观（唯心主义）真实。左拉作品所表现的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容许作家个人自由布局的空间有限，内容的可置换性不大，它的可信度高；热衷从理念演绎主观真实的人，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凭借自由想象，在理想主义的口号下，人为地艺术拔高，可以掩盖事实真相，或者杜撰事实，遵循作者个人的观念，另说一套虚设的真实。人们说，“主题（概念）先行，不顾真情实感，只要价值观念正确，真实性可以忽略”^①，链接的就是这种情况。左拉的创作实践证明，他始终把所描写的人和事，按照已被确定的事实来接受，并且告诫写作的人们“不要再凭我们个人的感情，对它妄加推测”。是则是，不是则不是；事实是真，杜撰则假；真与假不在一个道上，是针尖对麦芒，所以，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是推测性的“虚伪文学”的对立面。目睹市面上说假话的文学受到重视和奖赏，左拉说，“我要活在世上，愤怒而疯狂地反对虚伪的天才”^②。他在《小酒店》序中称，这“就是一部不说谎的小说”。法国作家查尔·佩居斯说，左拉对人们在世上做出的种种丑事、恶事、脏事，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并如实写来。法国文艺理论家保·拉法格同样肯定左拉的创作，“是从真实的事件中获得灵感的”。文坛常有的事，一个作家作品描绘的丑恶是真实的话，就有人将“不道德”的这句话扔到他的脸上。雨果说，“勇敢的作家永远难免受到不道德的非难”，并说“想杀死一个人，就给他加上一个不道德的恶名，这种手段，在政党是惯伎却是所有使用它的人的耻辱”^③。左拉作品揭露了人性的

① 陈歆耕：《从“作文说谎”到“概念先行”》，《新民晚报》，2010年5月15日，B5版

② 阿尔芒·拉努：《左拉》，第269页，马忠林译，黄河出版社，1986年版

③ 王秋荣：《巴尔扎克论文学》，第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劣根，抨击了封建官僚、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上流社会，因为真实得让人难以接受，所以，在这些人眼里，左拉的作品就有伤风化，是黄色，是淫秽；“下流的左拉”的帽子满天飞，意在淡化和转移公众对左拉作品的社会关注。我们不可否认，左拉的作品差不多都会触及到男女通奸和乱伦的故事，甚至不掩盖人的动物本能躁动因“性”而生谋杀，但是，以作品社会效应观察，《慕雷神甫的过失》因为暴露了宗教人士的性乱，激怒了教会；《家常便饭》是左拉通过男主人公慕雷的眼睛，看出那些“可敬”的有产者原来是粘连性的通奸群体，并指出他们居住的空间是欺骗、贪婪和伪善的“大染缸”。左拉把“性淫”视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社会道德腐败的一个表征，而这个权力社会又竭力掩盖现实中的肮脏，将它隔断于公众视野之外。左拉被人诋毁，那是他“揭人短处遭人恨”的缘故。左拉也明白，那些冠冕堂皇的言论是“某些正人君子在一种正经的报纸上装腔作势”，是“愚蠢的文学偏见”，是“文化帮闲者的围攻”。即便如是，左拉初衷不改，仍然“勇敢地站出来反对第二帝国及其所庇护的资产阶级”。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有一句名言：“口是心非可耻，笔是心非更可耻。”龚古尔兄弟称左拉的作品“冲击了当今文学的虚伪”^①。

长期以来，我们评论中的既定倾向将左拉的自然主义诠释为“照相似的描写生活”，缺乏对人和事的严肃审视，无动于衷，像做科学实验一样，没有揭示出社会生活本质，“是随便观察到的庸俗的自然”等等，顺势而下，将其创作（艺术）思想树为批判的靶子。其实，评论家语义不清。第一，任何实验求的是结论，这是科学，左拉懂；只是左拉的结论在故事之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我们喜欢的是直奔主题，思想鲜明，这就出现了我们与左拉之间的直白与含蓄的审美差异。第二，照相机是工具，工具是为人服务的，任何工具的使用，都离不开人的主观愿望与企求，工具一定要

^① 阿尔芒·拉努：《左拉》，第136页，马忠林译，黄河出版社，1986年版

满足人的要求和目的后才能显示出它的功能价值。行业人士论证，摄影师对拍摄对象先有自己的表达意向和构图，然后抓拍，只有门外汉和白痴才会拿相机乱照一通。左拉不是白痴。关于揭露生活本质一说，左拉在完成他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全书的前夕，有采访者询问他对文学进展怎么看时，他回答道：“作家把握住了现代社会的精髓，把自己从教条理论中解脱出来，更理性地、富于同情心地走进生活，未来就是属于他们的。”（The future belongs to the writer or writers who can grasp the soul of modern society, who will liberate themselves from dogmatic theories for more logical, compassionate approach to the life.）^① 左拉强调的“精髓”（soul），就是生活的本质，时代的本质。左拉的作品《金钱》《贪欲》《娜娜》《卢贡大人》反映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专制制度下的贵族、议会、宫廷的体制性邪恶之种种（scoundrelly system altogether，见英译本 *The Fat and the Thin*，中文译名《巴黎之腹》）；《小酒店》暴露了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反映了劳动者的苦难生存状态；《萌芽》讴歌了矿工们的抗争精神，作家的爱憎分明和写作的现实主义力度，在今天看来，仍令人叹服不已。就连人称的“左拉的自然主义经典之作”《泰蕾丝·拉甘》，在揭发人的情欲与犯罪之同时，亦暴露了现实生活中政府机关的警察人员办案的无能，老少市民热衷窥视停尸房死人的无聊，以及报纸新闻捏造事实撒谎的故事，等等。这就是左拉直接“介入”生活，使他“拥有他的时代”。正是左拉揭发事实本质，使得第二帝国的封建官僚、资产阶级无不仇恨左拉，并加以种种罪名，欲将他绳之以法，置于死地而后快。1902 年左拉逝世，有五万民众参加殡葬仪式，场面壮观。然而，竟有仇恨左拉分子暗中使用枪射杀无辜的左拉敬仰者。这是恐惧者的恐怖袭击，更是有罪者内心害怕的行为极端。

对于左拉真实地描绘出劳动者的苦难，雨果批评为“好奇”，

① Julia Przybos: *Zola's Utopia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mile Zola*, P. 170, Edited by Brian Nel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这是雨果的误会，是个体审美感受的差异，正如他说左拉对人的贫苦“冷漠”一样，“好奇”说也是雨果太片面。雨果说他的《悲惨世界》是在软化和医治苦难，左拉的《小酒店》《萌芽》同样想医治苦难。此非笔者臆测，因为左拉在写作他的小说《繁殖》时，将他的创作意图说得非常明白：“我决心在罪恶的旁边放上整治它的药方。”基于这种动力，左拉说：“我要观察一切，了解一切，道出一切，包括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物！我要写出一部包罗万象的史诗！”“to see, to know, to say”这句名言，表明左拉对社会现实的广泛关注，超出了他自我规定的家族史的范围。就左拉而言，包罗万象不是毫无意义的、杂乱无章的、平凡的、偶然的生活琐碎事件的罗列。《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第二部小说《贪欲》（法文书名 *La Curée*）的英文本（*The Kill*）的译者布赖恩·尼尔森（Brian Nelson），在他介绍左拉和自然主义的行文中写道：

尽管左拉理论上主张描写应如文献般精确，但是，如果把他的自然主义等同于记流水账，那会是大错特错。他的描写不仅是提供了他所处世界的架构或色调，而且传达出了它的真正意义。

（Despite Zola theoretical commitment to documentary accuracy, it would be profoundly mistaken to equate his naturalism with inventory-like descriptions. His descriptions provide not merely the framework or tonality of his world but express its very meaning.）^①

《贪欲》的另一个英译者亚瑟·戈德哈默（Arthur Goldhammer）

① Emile Zola: *The Kill*, Introduction, P. xviii,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rian Nel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8

将要点阐释得更为清楚：

左拉的描写绝非“自然主义者”标榜的中立、单纯，或者消极。自然主义是一个修辞学手段，一种刺激，在左拉的读者中激发起现代宗教恐惧，俨然那滔滔洪水，汪洋一片，海浪汹涌，江河怒号，势不可挡，淹没大千。然而，他们的目的是要促成作家从记载自然灾害转向揭发资产阶级人祸。

(Description in Zola is never neutral, innocent, or passive, as the label Naturalist might suggest, it is a rhetorical weapon, a bludgeon with which to induce in the reader Zola's religious terror of modernity, as an implacable, engulfing flood, images of torrents, inundations, swollen seas, and raging of rivers abound, but their purpose is to effect a transfer from the register of natural disaster to that of capitalist calamity.)^①

显而易见，自然主义不是主张不带感情的“复印”（copy）生活。冷静观察生活的左拉，在写作中却是充满感情和社会思考的，左拉从不否认在创作活动中，作家的个性、气质会被体现出来。《左拉》的作者阿尔芒·拉努说，“左拉本人也是通过创作来宣泄自己的思想感情的”^②，他的思想都融入在作品人物形象里面。雨

① Emile Zola: *The Kill*,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rthur Goldhammer, P. xii, New York, 2004

② 阿尔芒·拉努：《左拉》，第241页，马忠林译，黄河出版社，1986年版

果也承认，左拉作品“真实而富有生活气息”^①。

非常遗憾的是，前苏联学者编选的文学研究集，竟然把左拉与西方颓废派和现代主义混杂在一起。

自然主义意在文学革新

对一个试图革新小说创作的左拉来说，“血统遗传”是个吸引人的理论。从认识的角度看，即使在科学发达的时代，在未知和已知之间，仍有一个广阔的地带，那是留给艺术的。当今的意识流、精神分析、科幻小说等等，已被小说家和他们的读者所接受。尽管像保·拉法格和梅林这样的美学家、评论家，对左拉创作有过批评或歧见，但是，他们仍然承认左拉在文学开拓上的功勋，仍然给予热情赞扬，称左拉是“一个革新家，在我们现代文学中占有一个卓越的特殊地位”^②。人们欣慰地看到，左拉在医学理论的支撑下，拓宽了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和途径。左拉喜欢揭示笔下人物的“内在素质”，即心理因素。客观上，左拉对人物的生理剖析与斯拉夫夫人对人物内心世界分析相映成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左拉的《泰蕾丝·拉甘》在对人物犯罪心理探索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左拉说自己对人物是“做了外科医生在尸体上进行的解剖工作”，其要义是指“对人物的心理上的奇异现象作了研究”^③。左拉不是一个幻想主义者，他要求自己写出“生活是怎样的”，不刻意去编造一些故事，也无意拔高人物形象。古往今来，好多文学作品中都有一个解决一切纠葛与矛盾的万能者，左拉却让他的主人公

① 阿尔芒·拉努：《左拉》，第211页，马忠林译，黄河出版社，1986年版

② 苏联社会科学院文研所：《艺术论集》，蒋其煌等译，第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左拉：《泰蕾丝·拉甘》第二版《序言》，韩沪麟译，第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